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

第八回 苦口婆心種成功德 甜言蜜語喜見祥和

話說小白菜生姑，聽得喻氏說起要把自己同小大圓房，心中很不願意，一心想同小大悔婚，嫁給乃武，這天乘著小大同三姑到舅舅喻敬天家中去了，便到楊家，暗暗示意給乃武。恰巧乃武的妹妹葉氏，同了妻子詹氏也一同出門，乃武即悄悄的到生姑房中，卻見生姑獨自一人，睡在床上哭泣，忙追問生姑，因何這般悲哀？生姑一面流淚，一面向乃武嗚咽道：「我生就的命苦，自幼喪了父親，只剩了一個也是生就命苦的娘，把我弄到了這個所在來，朝夕同兩個三分像人、七分如鬼的人在一處，怎不叫人悲傷，并時常虧的二少爺垂憐照應，又承二少爺這般的憐愛，我滿想就此過了一生，也是罷了。雖是每天瞧見那一對傻頭傻腦的呆子，卻有時還為安慰一些。不想如今連這些些的快樂，也要沒有的了，怎不使我哀痛自己這般的昔命呢！」說畢，又哀哀的痛哭起來，把一個布枕，濕了半邊。乃武聽了生姑的言語，依舊不甚明白，又見生姑哭的如帶雨的梨花，心中早憐惜非凡，忙一把把生姑扶起，一面溫存道：「生姑，究竟是什麼事情，值得這般哭泣？且說將出來，待我細細思忖。有我楊乃武在這裡，好歹總可以幫助著你，且別悲泣，快說給我知是什麼大事呢？」生姑即一壁拭淚，一壁把前天喻氏到來，要選吉日同小大自己圓房，自己心中不願嫁給小大，意欲悔婚的話，細細的向乃武說了一遍。又向乃武道：「二少爺，你瞧小大這般的相貌，說是同他共床合枕，便是我每天同他同桌飲食，也一百個不樂意哩。不因了二少爺這般憐愛，我早要脫離這地的了。如今越發要圓起房來，叫我怎生過日子呢？而且小大倘是圓房之後，說不定得常常回來，你我的事情，便有些礙手礙腳，我那裡受的下呢？好歹請二少爺同我想個法子，同他們一刀兩截，割斷了牽制方能……」。說到這裡，禁不住粉面通紅，漸漸的低下頭去。乃武瞧了，豈有不知之理。知道生姑嫌小大相貌醜陋，不願成婚，要同小大悔婚，嫁給自己，只是自己一則已是有了妻子，萬萬不能再娶生姑。二則自己同生姑的事情，終是私事，若是暗中往來，原無不可，倘說是要正式娶到家中，便是作為小妾，外間難保無人談論，說是自己因了勾搭生姑，逼散小大姻緣，豈不是奪了小大的妻子。自己在倉前名譽向來很好，這一來豈不受萬人唾罵，就此名譽掃地，竟得無顏見人。因此這事，萬萬的使不得的。便是如今，雖沒人敢說自己同生姑有什麼曖昧事情，可是都知道小白菜同葛小大還未圓房。小白菜生的這般的標緻，小大如此的醜陋，當然不是美滿姻緣。住在自己家中，難免沒人捕風捉影的猜測。而看小大、生姑這般的年紀，何以住在一處，卻不圓房，又是使人可疑，倒不如趁此機會，助生姑同小大圓房，一則可以免了外人的閑話，二則倒可以同自己常久相愛，不致使小大、喻氏、敬天、自己姊姊。妻子等發生疑心，豈不是一得而兩便。又加著小大這般貧困，討一房妻子，也不是容易事情，若是自己趨勢慫恿了生姑，幫助生姑悔婚，與自己並沒有多大利益，在小大卻一生把他一家人家拆散，于自己陰鷲上，也不甚佳妙。自己已占了小大的妻子，何忍再去拆散他老人家呢，不如相助生姑，把這條悔婚心念去掉，在自己名譽上既好，在實際上也比較有益一些，陰鷲上越發的不虧了，可以把自己勾搭生姑的罪惡消滅，豈不是好。

想定主義，便向生姑道：「生姑似你這般的花樣的容貌，真所謂秋水為神玉為骨，便是古時的王嬙、西施、飛燕、玉環，也未必再勝如了你。不要說倉前鎮上，找不出第二個，便在杭州府內，浙江全省，也找不出如你一般的來，真可說天下無二，世上無雙，若是處於深閨之內，怕不是個艷名雙全國內蘭閨淑女，應該匹配個如玉樹臨風，似宋玉潘安般的王孫公子，總算得一對璧人，閨房之樂，可以勝于畫眉。如今配了小大，生得這般的醜陋，渾如個醜八怪短命丁似的，無怪你心中要悲哀痛哭了，你的言語，我都明白，可是話不是這般說的，大凡一個女子，最重名節，所謂一夫不受兩家茶禮，烈女不嫁二夫，便是這個意思。你我的事情，究竟不能上張曉諭的宣布出來，只可暗暗相會。你我雖是恩愛非常，總是私情，倘是說你如今同小大悔婚，再來嫁我，不是我說句薄幸的話，一則我已有了妻子，在我這種門庭，怎能無緣無故把妻子休掉，我妻子又沒犯七出之條，便是我要休她，也是個不可能之事。再把她休了，來娶你家中，別說是我的名譽上，必定從此掃地，為鎮上人所不齒，就是你的聲名，也不好聽，而且你的一方面，憑空說一聲悔婚，也談乎容易，內中阻難正多，若是悔婚不應，豈不是畫虎不成，反類其犬，為人譏笑，二則你我住在一個門庭之中，你生就這般的容貌，小大又這般醜怪，難保早有人在背地談論你我有了不正當的事情，若是你一悔婚之後，當不是坐實了這事，如何再能見人。如今這般情形，那一個敢道你我一言半語。你悔婚之後，再來嫁我，越發被人家說你的悔婚，是我調唆出來的，那時我還能在鎮上立足不成，我既不能在鎮上立足，你又如何辦法呢？再有小大聽得你要悔婚，豈肯甘休，說不定要步到衙門之中。這一來，越發使得你我二人顏面掃盡，所以你說要同小大悔婚，再來嫁我，這事萬萬不能。生姑，你是個聰明剔透的人，總能想到這一層，並不是我的變心和忍心，不肯同你設法向葛家悔婚，實是倘若實行悔婚之後，倒有許多不便，受人家閑話，這又何苦呢？生姑，你想對也不對？」

生姑仍睡在床上，一言不發，聽乃武說畢，方嗚咽道：「如你這般說來，我決不能同小大悔婚的了，任我在苦海之中，同這不像鬼又不如人的東西一生度日，盡被他蹂躪，你我的事情，就此了結不成？瞧你不出這般文質彬彬，一表非凡，肚子內又很通達的人，這般的狠心，竟把我送入了地獄，一些不肯救援，從此之後，你也不必再來瞧我，你我的事情，就算完了。便是昔日你同我的山盟海誓，萬般溫存，也都是假的，如今不必再去提起，并且不同小大悔婚，你我自然也難以相會的了，何況你是個薄幸人呢。我不怨你，只怨自己，生成的這般苦命，落在這地獄之中，永無脫離之日了。」說著又嗚嗚痛哭起來。

乃武聽得，忙也伏下身去，拍著生姑的香肩道：「喲呀，生姑，你差會了我的心了，你以為我乘此機會，和你斷絕了嗎？這卻是你大大的誤會了我的意思。不叫你悔婚，就固了我不願離開著你，你想倘是悔婚之後，我既不能娶你，你難道就不嫁人不成，嫁一個人，又怎能如小大這般的呆子，那時我再欲與你相敘，方真的是難了，不如不分開了，而且如今你的年紀，已是二十多了，住在這裡，若再不同小大圓房，外間造謠生非的人多，怕不說你因了小大貌醜，不肯圓房，說不定同我有了一手，豈不是你我二人的名譽，又將掃地，所以我想正好借著同小大圓房，一則可以免除外間之閑話，二則小大這般的傻子，我們要騙他，也還容易。況且從此之後，免了喻氏等的疑心，不致命小大搬到別地居住，你便能常住在我的家中，相會自然比較了外面容易，也不會出岔子，被人知曉。小大既在豆腐店內做伙計，少不得要在店中，回來的日子，決不能多，你可以借著同小大同床共枕，與三姑分床，睡在小大的房中。小大不回來的時候，我盡可放大了膽子前來，豈不是一舉而兩得，比了如今的偷偷摸摸，好到萬倍。所以我勸你不要悔婚，完全是因了我不願離開著你，暗中圖一個一生恩愛，你竟誤會了我的意思，以為要斷絕你了，豈不是大大的辜負了我的好意。我又不傻，放著你這的天仙般相貌的人，還肯丟掉不成？」說著，一手勾住了生姑香頸，在生姑的嬌顏之上，親了一口道：「生姑，你細細的恩忖一會，我的話差也不差，薄幸人可是這般計算的？」說著，便伏在生姑香肩之側，低低的道：「好妹妹，你是個聰明剔透，生成了玻璃心肝的人，如何連這些些意思，也想不出來，只圖了一時的忿氣，不把以後的事情如何，細細的思忖一回呢？」

生姑聽乃武滔滔的說了一回，究竟也是個聰明極頂的人，不是似三姑這般的愚魯，覺得乃武所說的言語，一些不差，倘是自己同小大悔婚之後，如何能再住在這裡，除非是嫁給乃武。如今既不能嫁給乃武，悔婚之後，非嫁別人，便只能回家鄉去。若是嫁一個丈夫，總不能再比小大蠢魯的人，自己同乃武的事情，便有些難了。若是回家鄉南京去，更不必說了，同乃武不會再行見面，豈不是弄巧成拙了呢。」想到這裡不禁嬌顏飛紅，一語不發。乃武見生姑不再言語，知道生姑心中已漸漸的明白過來，便又笑道：「生姑，你說的言語，可是一些不差，如今請你把悔婚的念頭丟開，任他們怎樣辦法，定了日期圓房也好不圓房也好，只要你能照常住在這裡，你我二人，便能永久會面相敘。我看小大這人，雖則粗魯，待你卻還不差，你可知道似小大這般的人，要娶妻子，很不容易，你悔婚之後，小大再要定一家親事，不知在何年何日，豈不把小大一家好端端的一家人家，拆一個四散分離。又絕了葛家香煙，這陰鷲可喪得不小了。非唯是你要喪毀受萬人唾罵。便是我也成了個狼心狗肺的惡人了。倒不如你同小大圓了房，一則成就

了葛家香煙，二則你我可常常一起，豈不是一得而兩便呢。好得你如今也慣了，怕什麼呢？」生姑聽了不禁撲哧一笑，向乃武白了一眼道：「你這人真是可惱，人家心中正覺得不舒服，你還取笑我什麼怕不怕啊！」乃武見生姑這般神色，似嗔似笑，越發添了幾分美麗，忍不住心中怦怦的亂動，便趁勢把生姑一摟，笑道：「喲呀，我說的是句句好話呢，即是你圓房時的不怕，也是我的大功呢。」生姑聽了，忍不住嬌啐連連，伸手把乃武拍了一下，乃武乘了這一拍之勢，頓時房中不再聽得談話，只有些嬌喘之聲。好半晌，方見乃武整著衣服，出了生姑房門。生姑卻顏如朝露，倦眼惺忪的橫在床上。自此之後，生姑方暫時把悔婚的心丟開，不再向乃武提起。

這天晚上，小大同了三姑回來。生姑因聽了乃武的一番相勸，倒把平日厭惡小大心思，去了一半，願意同小大圓房，可以常住在楊家，表面上同小大成為夫婦，睛中卻與乃武白頭到老，便滿面春風的同小大、三姑二人閑談，暗暗探聽今天小大、三姑到了喻家之後，可曾選好吉期？果然在小大口中，探聽得很是明白。原來小大同三姑二人，今天依了喻氏的言語，到舅舅喻敬天家中，一則拜年，二則商議小大合婚的事情，小大、三姑到了喻家，敬天又見了喻氏，一同坐下，喻氏便同敬天商議小大圓房的事情，敬天聽了笑道：「正是。這事我也想到了很久的了，只為了小大一則還未滿師，不能多賺些錢，開支家用。二則圓房之時，也得一注費用，從哪裡來呢？所以一向沒有提起。如今小大已是滿師，好歹能夠多賺一些了，常時命他們小夫妻倆，住在一處，名份不定，究竟終有些不便。而且生姑這孩子，既生就了這副花一般的容貌，年紀也不小了，不要做出什麼事來，反為不美，不如先同他們圓了房再說，我也本來要同姊姊來說了，如今姊姊既是也有這個意思，那自然再好也沒有的事了，只是圓房之後，可不能如現在了，每天開門七件事，件件要錢，如何辦法？又加看圓房時的一筆費用，出在那裡？這卻都得先預備一下，姊姊你瞧對不對呢？」喻氏笑道：「我也因這個緣由，不敢提起，現在卻知道小大的家計，一半仗著生姑做活計下來，那就不妨事了。圓房之時，便越發愿意做了，小大也可多賺一些。家用便可以不用愁了，圓房時的費用，我稍稍有二十幾塊的私蓄，弟弟你也幫他幾塊，不足時向楊家二少爺借一些，將來加利還他。這也是一件大事，我瞧楊家同小大、生姑都好，平時常是周濟，這般的大事，終不致于拒絕。有了幾十塊洋錢，也可以將就的了。」敬天笑道：「如此很好。事不宜遲，我今天便去找合婚的揀一吉日，下了吉期，可以大家安心預備喜事。」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